(上接B01版)

被“绑架”的考古队?

在武汉大学考古系教授杨宝成看来,潘伟斌“算是一个有经验的领队”了,但是在发掘过程中却有一些不对劲:“考古发掘还没结束,河南官方就认定西高穴墓是曹操墓,紧接着就大造舆论,准备盖博物馆发展旅游,这是不符合考古工作规程的。”

杨宝成认为,“考古队有很大的压力,这种压力来源于地方政府利益!”

按照杨教授的逻辑,安阳西高穴墓的经费是安阳市政府出的,说明安阳市政府想挖这座墓。然后安阳政府表现得很着急,投资修路,征地修建博物馆、收门票60元等等,都是在曹操墓考古工地还没有完全结束就开始运作了,钱投入进去,是要收回来的,这是商业利益的驱动。

对此,潘伟斌解释,根据《文物法》规定,曹操墓是“抢救性考古发掘”,“它既不属于国家级的保护单位,又不属于省市级和县级的保护单位,按照相关规定,发掘经费应该由所在地方政府承担。”

整个曹操高陵考古发掘队,只有潘伟斌一个人从河南文物考古所领工资,其他按照专业要求公开招聘的20多名考古技术人员,以及西高穴村60位农民工的工资都由地方财政担负,直接到乡政府去领。

“这都是此类考古发掘的惯例,没什么特殊。”潘伟斌表示。

潘伟斌称有时候自己甚至还要往里垫钱,“说句实在话,不怕你笑话,有熟人来找我,但是我不敢留人家吃个饭,一顿两顿的没问题,但经常来人的话我真请不起。”

潘伟斌称,此次发掘考古队完全和经费脱钩,考古队从来不接触经费,而是在乡财政所设有专门账户,由财政所派人进行专项专人管理,发掘到底花了多少钱,考古队也不知道。“我们用工、购物、包括吃饭都是由乡里派专人冯我们服务。”

让潘伟斌感觉最冤枉的是,闫沛东说他收了当地政府230万,“纯属造谣,要拿证据说话”。

“我们只管发掘、保护和研究,政府搞不搞商业开发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”但是,潘伟斌又认为,直到现在安阳当地政府也没有进行什么所谓的开发,只是建了一个展厅和参观回廊。

“至于该不该收门票,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是,安阳当地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。”潘伟斌觉得当地政府是“好心办成了错事”。

曹操墓的确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游客,从武汉前来安阳出差的王华君,专程搭车到曹操墓去看了一趟,遗憾的是他磨破了嘴皮子,守门的工作人员还是没放他进去。

想进曹操墓,“潘伟斌点头才可以”。

但是,潘伟斌的“权力”也是有限的:在传出的“9月底对外开放,门票60元”的问题上他没有发言权;在又传出的将要举办的“曹操诞辰1855周年大典”活动,他甚至不知情;在安阳旅游网上,挂出“我市旅游部门还借助曹操高陵的发掘契机,与南京、西安等古都以及成都、亳州、南阳、许昌等城市构建战略联盟,共同营造三国文化热”的宣传,更是让他感觉“八竿子打不着”……

被改变的村庄

▲西高穴村附近竖起的巨大的“曹操高陵”广告牌,让外界质疑安阳市急于将曹操墓“变现”。

曹操墓诱惑

从安阳市到曹操墓所在地西高穴村,有30多公里的路。

一进安丰乡地界,要去曹操墓的人就不用问路了,每个岔路口都竖着巨型的标有箭头的“曹操高陵”大广告牌。

最后一块竖在曹操墓发掘地门口,水泥路也在这里戛然而止。再往村里走,又成了坑洼泥泞的土路。

据村民说,通往村里的公路是刚修的,他们怀疑是沾了曹操墓的光,村委会主任徐焕朝在今年1月份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还说“村里的路不好说,因为曹操墓不在村里”。现在斩钉截铁地说修的路是村村通工程,与墓无关。

西高穴村共2300多人,百十间瓦房,略显杂乱,人年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。在村子里的村民主要以务农为主,种植小麦、玉米、棉花等农作物。

在曹操高陵门口,摆小摊的村民杨水梅成了很多记者采访的对象。

她卖一些水和饮料,还摆着一些“滚雪”、《短歌行》、《龟虽寿》等毛笔字,一幅字30元—100元不等。

杨水梅觉得西高穴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,开到村子里的小轿车比以前多了很多,也有“人气”了,有一次她数了一下,竟有168辆轿车。而且,她还见到了外国人。

“你们吃饭了吗?没吃饭那边有个小饭店。”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,沿路向北50米处立着一块“陵北小厨”的牌子。

餐馆里没有别的客人,刚刚当了两三个月老板的徐银付非常热情,“现在生意不怎么行,以后应该能好起来。”

杨水梅也琢磨着以后搞农家乐,搭卖纪念品,并且打算把在外打工的儿子叫回来帮忙,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。

然而,一位60多岁的老汉显得很理性,“曹操墓距离安阳太近了,将来还要修一条大马路,来回可能不超过半个小时。看个曹操墓最多一小时就完事了,很少有人留下来吃饭,更不要说是住宿了。”

而杨水梅担心的则是“以后的口粮从哪里来”,她家挨着西高穴大墓的口粮田被征用了。

而一位姓王的村民家上个月准备建房,向政府申报宅基地时没批下来,原因是“这个地方已经列入了‘曹操墓’的旅游规划,周边不得再建房”。

“怕就怕以后如果这下面真的全是墓群,把地都征走了,我们吃啥去?”一位60多岁的老人十分担忧“死人占了活人空间”。

西高穴村村委会主任徐焕朝告诉记者,为了挖墓,这两年他们村先后两次一共被征用了80多亩地。他坦承村民对征地的积极性不高,“毕竟农民还是要靠地吃饭”。

“去年征用的一亩地补偿17500元,今年被征用的补偿16900元。补偿款已经都发下去了。”

徐焕朝觉得挖出曹操墓是件大好事,能吸引来不少游客,让村民多些营生。

曹操墓仿佛给这片“贫瘠”之地带来希望,对于未来的发展,徐焕朝乐观地认为他们村能“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前端”。

曹操墓是个聚宝盆?

8月中下旬,传出曹操墓将于9月底向公众开放,票价初定为60元的消息。

这似乎证实了一个问题:曹操墓涉嫌造假的最主要动机就是可能给安阳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。

学者裴钰曾经给开发曹操墓算过一笔账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每年至少能给安阳带来4.2亿元的经济效益。

安阳市股墟管理处主任杜九明觉得4.2亿没依据,但是曹操墓运作好了“有潜力”。

他的看法是,股墟文化是阳春白雪的纯文化,对于一些高层次的学者和专家具有吸引力,但对于普通百姓却没有多大吸引力。而曹操墓属于大众文化,曹操是一个在历史上妇孺皆知的人物,社会各界都比较关注,如果运作好,能够成为安阳经济的一个增长点,而且股墟的纯文化和曹操墓的大众文化结合起来相得益彰。

杜九明个人感觉,安阳文化底蕴深、景点也不少,但是缺乏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有震撼力的景点,“曹操墓如果运作好了,很容易形成大众关注焦点。”

“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,篮子里却没有东西。”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常俭传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,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南没有“拄神的东西”。

曹操墓,似乎不仅仅承担着安阳的重任,乃至全省的希望。安阳,似乎需要一座曹操墓。

但是,曹操墓找到了,但却引起强烈的社会争议。在当地政府看来,无论他们做什么,似乎都立刻会遭受到外界质疑,都会被贴上“利益”的标签。以致,“一些正常工作都无法进行”。

“我们修展厅的目的,是让工作人员有个办公的地方。”原文广说,到现在为止工作人员还都在板房里办公,“今年夏天的时候高温40多摄氏度,他们很辛苦。”

原文广认为,如果曹操墓不是处在争议的风口浪尖之上的话,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应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但是现在,凡是关于曹操墓的话题,对安阳市政府来说都是“很敏感”的,无论是做事还是对媒体说话,都格外小心翼翼。

9月9日上午,安阳市在郑州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,宣布“2010中国·安阳股商文化旅游节”活动将在安阳举行,其中有两项重要的活动,一个是将举办曹操文化论坛,另一个就是庚寅年曹操诞辰1855周年纪念大典。

然后,有报道称,曹操诞辰纪念大典上“反曹派”和“挺曹派”有望同台辩论,另外,宣称将以不少于180万元的天价售卖献爵酒权。

9月16日,“中国·安阳股商文化旅游节”开幕式上,安阳市宣传部副部长、外宣办副主任、股商文化旅游节新闻发言人冀晓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却声称,曹操诞辰大典是企业自己创意,没有和股商文化旅游节组委会签订任何协议,并说“由于企业自身原因,活动可能已经取消”。

对于曹操墓何时开放及票价问题,冀晓东称“时间还没确定,收门票的事需要问旅游和物价部门”。

“秦始皇兵马俑不也是对外开放吗,怎么就没人说闲话?我看有些人就是看着眼馋,瞎捣蛋。”安阳一名出租车司机愤愤地说,他还希望曹操墓尽快开放,能让他们的生意变得好些。

“再退一步讲,在保护好的基础上,一些合理的开发利用又有何不可?以墓养墓,难道有错吗?”当地一名政府官员和记者私聊时大倒苦水。

杜九明也感觉,如果为了保护曹操墓,发掘之后围封或者回填,只能对考古研究有价值,而达不到教育公众的目的。

大家猜测,造成目前的这种结局,是河南安阳、河北邯郸、安徽亳州之间的一场利益之争,冀晓东的看法是:“截止到目前我们没有听到两地官方的任何表态。”

那么,是谁在争?争什么?

“现在,有的地方竞然连西门庆故里都去争。”一位网友看了新闻后感叹“利益的力量竟如此强大”。

今后,曹操墓到底是个聚宝盆还是烫手山芋,谁都不敢说,安阳市宣传部一位负责人一摊双手一脸无奈,“反正现在除了质疑和麻烦之外,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。”

6月15日的一份《关于近期曹操高陵保护利用开发工作进展情况汇报》显示,当地在发掘保护高陵上的花费已经接近2000万元。

另外,安阳县决定修筑从安阳市区到曹操高陵的快速通道。该通道从107国道经安丰乡政府至曹操高陵,全长9.66公里,设计路基宽15米,路面宽13.5米,总投资为6000余万元。

资料显示,2009年,安阳全县的生产总值为241.7亿元,全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8.76亿元。

“曹操墓不仅仅是安阳的文化遗产,也是河南的遗产,更是全国的文化遗产。”冀晓东说,因此现在“保护是第一位的”,投入都是值得的,而不是为了追求“经济利益”的回报。

据介绍,股墟当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,花费不下3亿元,“现在正在规划建设股墟大遗址公园,又投资2个亿。”

然而,会集了赫赫有名的股商文化精粹的股墟遗址,每年门票收入大约是1000多万元。

“这都不是为了开发,而是为了保护,对当地政府来说产生不了多大的经济效益,但是该投入的必须还得投入,不然将来可能会投入更高。”杜九明认为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无可厚非,就像股墟。

总投资达5.375亿元的中国文字博物馆2009年11月16日在安阳开馆,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,“免费参观,外地人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,我们当地人还要提前预约。”

记者出去上厕所的空当,潘伟斌已睡着了。

邯郸市城科会秘书长、名城办主任申有顺认为,在质疑曹操墓的问题上,学术上可以百家争鸣,但是政府部门对于曹操墓真假不应该发表看法,只需要埋头干好自己的事情,搞好自己的文化产业就可以了,这样可以躲避被指争夺利益的嫌疑。

邯郸:本是同根生

本报记者 鲁超国

当河南省安阳市忙着发掘曹操墓的时候,漳河对岸的河北邯郸,也在规划建设“邺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”。

“曹操墓”与邺城一个在漳河南岸,一个在漳河的北岸,如果按照历史文化范畴划分,“曹操墓”所在地应属于邺城文化区域内,只不过因为如今的行政区域不同,才分别属于河北省和河南省。

“其实这里早就想改造,可能嫌花钱太多,一直没有弄。现在让我们搬迁,估计都是安阳的那个曹操墓给闹的。”临漳县三台村的一名60多岁的老人说。

曹操情结

在河北临漳有一句民谣:“漳河水,冲三台,冲塌三台露出曹操的红棺材。”

然而,曹操墓却在漳河对岸的河南安阳被挖出来了,这让邯郸人“在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。”

“我们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,却突然出现在安阳。”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、临漳县古邺文化研究会会长邓中堂认为,“感情上不好接受是情理之中的”。

邯郸,是曹操封地邺城所在地。按照曹操《遗令》,他要将自己葬在邺城西面的高岗,这片高岗现在从行政区域上以漳河为界,分属河北邯郸和河南安阳。

素有“六朝古都,三国故地”之称的邺城遗址,1988年就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和安阳曹操墓直线距离仅13公里。

现如今,虽然邺城遗址门票只有10元钱,却是门庭冷落。

曹操当年兴建的三台(铜雀台、金凤台、冰井台),如今仅剩下一座金凤台,景区内杂草丛生。

“曹操活着的时候在我们这儿16年,死了才过去。”提到安阳曹操墓,邺城遗址门口的售票老人有点不服气。

紧邻邺城遗址的三台村,居民建筑上到处可以看到墙壁上贴着建安文化的图文介绍,临街的大门样式统一,一派古色古香。

村民们说,这都是多年前政府出钱改造的,“之前,上面来人在村里画了一些三国人物、故事之类的壁画,后来又把临街的房屋大门改造成仿古建筑”,折腾了好几回,但来这里的游客并不多,村民的生活也没有多大改变。

今年6月,《邺城遗址保护规划》已由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并实施,临漳县决定规划建设“邺北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”,面积4平方公里,预算总投资3.9亿元。

直接影响邺城三台遗址风貌和本体保护的三台村、井龙村限期3年内合并搬迁至遗址保护区外。

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们有些舍不得,他们觉得是“曹操墓闹的”。

争与不争

“对于曹操墓,还有现在有关曹操墓的争议,我们邯郸方面的态度是不争、不宣传、不炒作。”邯郸市旅游局监督处处长张雷如是表态。

邯郸市城科会秘书长、名城办主任申有顺认为,在质疑曹操墓的问题上,学术上可以百家争鸣,但是政府部门对于曹操墓真假不应该发表看法,只需要埋头干好自己的事情,搞好自己的文化产业就可以了,这样可以躲避被指争夺利益的嫌疑。

现在,邯郸市重点规划临漳邺城旅游区,目前,投资3000多万元的邺城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完工。

磁县文体旅游局副局长赵学峰在“曹操墓发现与邯郸地方文化”研讨会上建议不能有三种态度:1.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;2.酒香不怕巷子深;3.王婆卖瓜自卖自夸。“我们不能妒人有、气人无,而是要打破行政区划。”

共同开发的可能

事实上,临漳、安阳两地,古时本就是一地,三国时期都属于曹操政治和军事活动的主要基地。民国时临漳和安阳才开始划分两省。

现在两市之间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。

“如果曹操墓在我们邯郸发现了更好,但是既然在安阳发现,对邯郸也不是什么坏事。”在邯郸,这一观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。

申有顺认为,虽然曹操墓在安阳,但安阳和邯郸是山同脉、水同源、路同径、文同根,唇齿相依,兄弟相连的一家人,加大曹魏文化研究的力度,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,实行资源共享,合作双赢是两省两市两地共同的义务和责任。

他提出借力曹操墓的发现,将这些曹魏文化遗存通过与曹操墓实行资源整合,形成合力,打造一条新的曹魏文化旅游线路,“看曹操墓,游三台,品曹魏文化,沐曹魏遗风”,发展邯郸文化产业。

邯郸市某旅行社总经理薛晨曦称,只要曹操墓对外开放,他们就会推出该线路,“尽管从内心来说,我们努力了几十年来找曹操墓,现在曹操墓却突然出现在安阳,作为邯郸人心里很不服,可你说不是真的,又拿不出一个真的曹操墓来,把人家的否了,对谁都没有好处。”

据了解,近期,大量专家、学者及旅游者在参观曹操墓后,纷纷喜名前往临漳邺城遗址及磁县北朝墓群(传说中的曹操“七十二疑冢”)进行探秘。

有专家提出,邯郸市应结合曹操墓,尽快整合本地与曹操有关的历史文化资源,与漳河南岸的“曹操墓”形成互动,并与河南安阳联手打造曹操墓、邺城、“曹操墓田区”三位一体的曹操旅游文化区。

邯郸三台景区内杂草丛生。 鲁超国 摄

曹操公园将被打造成亳州市文化产业园区。 廖雯颖 摄

“如果我们阻止不了文化资源掠夺,就应高度重视由此产生的利润空间,以最快的速度、在最短的时间拿回属于我省的份额,实现共享和双赢。”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李惠民说。

◐记者手记

曹操墓炒红了谁?

本报记者 鲁超国

来安阳探访曹操墓真假已经10天有余了,很多人问我:“曹操墓是真是假?”

如果真相那么容易被看清,也不会争议这么久了。争论到现在,我觉得这里面的事情真的很微妙,一些人,让你真假难辨,他们的动机,让你难以捉摸。

倪方六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一般都会介绍他的一种特殊身份:质疑曹操墓造假第一人,然后就会给你推荐一本他写的书《三国大墓》。因为质疑曹操墓造假,他频频成为各媒体的采访对象。

因为出具了一份曹操墓造假“铁证”的闫沛东,风头渐渐盖过了“倒曹派”领军人物倪方六。他言语飘忽不定,从来不公开亮相,他到底是谁?他是干什么的?他质疑曹操墓造假的目的又是什么?网友对他身份的关注甚至超过曹操墓争论的本身。他称自己只是个传说,截止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,然而偏偏就有很多媒体和公众,更愿意相信这个传说。

一位老学者,接受完我的采访之后,要求我完成10年前写的书,“现在你100块钱在市场上都买不到”。然而他却一下子给记者带来了4本,采访结束后说了一句,“我一般给人家讲一下午课要收800元”。如此“遭遇”的记者还不止我一个。

潘伟斌,这个“被出名”的曹操墓发掘队队长是欲说还休。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,疲劳、焦灼。烟雾迷蒙下记者猜不透他在想什么,就像那个被质疑的石牌,用肉眼根本看不出什么是真,什么是假。

安阳政府,对于闫沛东的“攻击”,作出更多的动作则是躲闪。他们是不屑,还是觉得炒作不是一件坏事,或是担心闫沛东接下来甩出的“铁证”?而对于漩涡中的曹操墓,他们的一系列做法让公众感受到的是急功近利。

沉默的国家文物局,担当的应该是最为难的角色了吧,都希望已经表过态的它再一次站出来表个态,但是他们能说什么呢?

媒体在这个争论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如果媒体噤声了,没有看客了,也许大家争得都没有什么劲头了。

曹操墓的真相,对于某些人来说,也许真的不重要。

亳州:文化资源“反掠夺”

本报记者 廖雯颖

继去年与河南永城进行的“曹魏故里”之争后,亳州又一次卷入曹操争夺战中。

河南安阳要举办曹操诞辰1855周年纪念大典及曹操文化论坛的消息让战火进一步升级,亳州上下反对声一片。

安徽学者直指这是一次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反掠夺,因其巨大的经济利益早已凸显,“决不能再停留在学术层面坐而论道,而应该切实采取措施,拿出保护抢救历史名人资源的补救方案。”

民间:“这是越轨!”

“这是越轨!”“亳州考古第一人”,亳州市博物馆前馆长,反曹派人士李灿如此形容传闻中安阳马上要办的曹操诞辰纪念大典。

“安阳没资格。它不是曹操的家乡,西高穴墓还没确定是真的曹操墓,何况史书上没有记载曹操具体的出生年月,他们定在10月15号办,这不是胡闹吗?!”

87岁的李灿旗帜鲜明。他不是一个人“在战斗”。亳州曹操民间研究者李绍义也明确表示对安阳这一做法的反对。

李绍义刚以个人名义给安阳市市长张笑东写了一封信,信中称纪念大典“无论从形式到内容,这样的活动给人的印象都是商业开发、发展地方经济”,有违安阳官方“不会对疑似曹操墓进行商业开发”的表态,建议不办为好。

但反过来,他认识的亳州曹氏后人没有一个会去参加那个诞辰纪念大典。“我们不能参加,我们也不愿意参加,拜错了祖先会给人留下笑柄的。”

从上世纪70年代,亳州就已开始开发当地曹操宗族墓群,境内有曹操的祖父曹腾、父亲曹嵩、长女曹宪等数十座曹氏家族陵墓,遗憾的是,至今却未发掘出曹操墓。

早在2009年8月,河南永城借举办中国秦汉史国际学术研讨会,放出“曹操故里在河南永城”信号,引燃亳州和永城两地曹操故里争夺。

而这一次,亳州与河南安阳的曹操墓地争夺战更是从去年年底绵延至今未果。

令李绍义不忿的是,“安阳发现曹操墓,虽然其真实性一直为外界质疑,但的确出名了,也取得很大经济收益。”

网友“风继续吹”在市民论坛向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发帖建言。名为《安阳咄咄逼人,亳州坐以待毙拱手让出曹操?》一帖言辞激愤:“作为亳州人,从小就知道亳州是曹操的故乡,可是这么多年来,曹操这张牌给亳州带来了什么?仅仅是宣传的时候能多说一句吗?”

官方:汲取“安阳经验”

“民间群情激昂。我们现在要把舆论引导到如何干好我们亳州自己的事上来。”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王占峰表示,要利用这次契机,宣传、推介好亳州的文化旅游,“这是我们要做的大事。”

仿佛与安阳隔空对阵,亳州将在10月28日举办曹操文化论坛,“这次规格相当高,有省社科院、安徽大学的,有国内知名的汉魏史专家、先秦思想史专家。”

继今年3月将亳州市区“曹氏公园”正式更名为“曹操公园”后,这是亳州“曹操保卫战”中又一博得当地好评的回击。

“我们也在尽快谋划、开拍以曹操为题材的系列电视剧和动漫作品。”王占峰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一本《秘本三国志》,作者署名为日本陈舜臣。他抖抖手里厚实的书:“以往对三国史的研究还不够。现在我们不仅要看国内的版本,还要看国外的版本。”

“大家要克服浮躁的心,真正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汉魏的风土人情、丧葬制度。这是最关键的,而不是‘曹操墓’三个简单的字。”

对于历史,对于曹操,“不该说利用”,王占峰说,“我讨厌这两个字,应该说,开发,发挥他的作用。”

而安阳举办曹操诞辰纪念大典,王占峰觉得“太浮躁了”,“不是诞辰一千周年,也不是两千周年,为什么是1855周年?明显拿历史文化去赚钱。还有,拍卖180万献爵酒资格,明显的商业操作,商业用心昭然若揭。”

但反过来,王占峰也很佩服安阳的争抢意识,“对我们也是一个教训,我们从中吸取到政府如何去运作的经验。”

据南开大学人文学者裴钰估算,曹操墓的商业开发价值最低在4.2亿元,在“中国帝王陵商业价值排行榜”名列第六,不在秦始皇陵之下。

“如果我们阻止不了文化资源掠夺,就应高度重视由此产生的利润空间,以最快的速度、在最短的时间拿回属于我省的份额,实现共享和双赢。”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李惠民说。

王占峰说,亳州市里今年上半年就已制定出《亳州市旅游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》,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对汉魏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。

亳州计划在国庆和元旦春节推出“探寻曹操宗族墓群”一日游、两日游和三日游线路,现在正在和上海、南京积极合作。

公开资料显示,曹操故居总投资3320万元,预计年均旅游收入680万元。曹氏庄园总投资约5.067亿元。而亳州古城旅游开发项目总投资则约6亿元,预计2009年至2020年营运期间,项目总收入达12亿元。

曹操品牌的吸金力已被安阳先行论证,“曹魏故里”不再甘于人后。

“如果有省委省政府的支持,我想这一块我们能做得更好。”王占峰说。